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二十一回 郭侍郎經筵叱陳保 魏監門獨立撼張差

詩曰：舉世忙忙無了休，寄身誰識等浮鷗。

謀生枉作千年計，公道還當萬古畜。

西下夕陽難把手，東流逝水絕回頭。

惟存正氣完天理，可甚驚心半夜愁。

卻說魏進忠選在東宮監門，終日無事，只供灑掃殿廷，每日支請俸糧，只夠盤費，卻無多餘之錢。見那些管事的太監，大小品級不同，一個個錦衣玉食，前呼後擁，好不氣煞。

光陰瞬速，不覺過了年餘，時值上元佳節，帝裡風光迥乎不同。但見：

風鎖絳燭，露豐洪爐。花布光相射，桂花流瓦。纖雲散耿耿，素娥欲下。衣裳淡雅，看楚女纖腰一把。簫鼓喧，人影參差。滿路飄香麝，閨闈齊開放，夜望千門如畫。嬉笑遊冶，鈿車羅帕，相逢處，自有暗塵隨馬。燈光燦也，見雙鳳六龜齊駕。宮漏移，飛蓋歸來，尚歌舞休罷。

是時神宗皇帝在位已久，仁恩洽於天下，四海熙恬，年豐歲稔。是年閏正月，又從新大張燈火，與民同樂。怎見得閏元宴的好景？但見：

三五重逢夜，元家景更和。花燈懸鬧市，齊唱太平歌。只見六街三市影，橫空一鑿升。那月似馮夷推上爛銀盤，這燈似仙女織成鋪地錦。燈映月，增一倍光輝；月照燈，添一分燦爛。觀不盡鐵鎖星橋，看不了銀花火樹。梅花燈，雪花燈，春冰剪碎；繡屏燈，畫屏燈，五綵攢成。蟠桃燈，荷花燈，燈樓高掛；青獅燈，白象燈，燈樓高擎。蝦子燈，魚兒燈，棚前遊戲；羊兒燈，兔兒燈，山下猙獰。雁兒燈，鳳兒燈，相連相並；犬兒燈，馬兒燈，同走同行。仙鶴燈，白鹿燈，壽星騎坐；金魚燈，長鯨燈，李白高乘。鼇山燈神仙聚會，走馬燈武將交鋒。千萬家燈火樓台，□數里煙雲世界。那壁廂索瑯瑯玉韁飛來，這壁廂轆轤香車輦過。看玉簫樓上，何著闌、隔著簾、並著肩、攜著手，雙雙美女交歡；金水樓邊，鬧吵吵、錦簇簇、醉醺醺、笑呵呵，隊隊遊人戲耍。滿城中簫鼓喧嘩，徹夜裡笙歌不斷。

時人又有詩曰：

高列千峰寶炬森，端門又喜翠華臨。

宸游重過三元夜，樂事還同萬眾心。

天上清光畜此夕，人間和氣閣春陰。

臣民盡上華封祝，四□餘年惠愛深。

殿前搭起五座鼇山，各宮院都是珍珠穿就、白玉碾成的各色奇巧燈。至於料絲、羊皮、夾紗，俱不必說。群臣俱許入內看燈，各賜酒飯。嬪妃、綠女成群作隊的遊玩。內相閣中俱擺著盛宴，作樂飲酒。正是：金吾不禁，玉漏莫催。卻也各宮門添設人員，把得鐵桶相似。

進忠職在監門，不敢擅離，雖不得出外玩耍，卻也與那些同事的備酒，在班房中賞燈、飲酒、猜拳、行令。飲至更深，進忠道：「咱們這悶酒難吃，來行個令兒，點到飲酒，酒乾唱曲，不會唱的吃一大杯，尋人代唱；會唱不唱者，罰飲冷水一大碗，明日再罰東道。」眾人於是鼓起興來痛飲。雖無檀板共金尊，卻有清謳與明月。照點數該到進忠，進忠飲畢，唱了幾個小曲。眾人見他唱得好，不會唱的都來央他唱。正在歡笑，忽見外面走進兩個小黃門來，說道：「好唱呀！」眾人住聲一看，卻都是穿大紅直身、腰繫金扁繸的。眾人認得是文書房的人，齊站起來道：「請坐。」小黃門道：「好快活，有趣！」進忠道：「窮漢們吃杯淡酒，聊以遣興，不意驚動貴人下降。」小黃門道：「咱們監主陳爺聽見你們唱得好，著咱們來喚你們去耍耍哩！」眾人聽了，都各面面相覷，不敢回答。小黃門道：「不妨的。公公們也都在那裡賞燈吃酒，故來喚你們去唱。是那個唱得好的，就同去罷。」眾人說：「進忠唱得好。」進忠沒奈何，只得跟著走。正是：不怕官，只怕管。

小黃門領他從廡下走進文華門，向東去一所公署。入門來，見上面花燈燦爛，光同白晝，廳上一字兒擺著四席：中間坐的是文書房陳保，左首是東宮掌班孫成，右首是東宮管家王安，下首是秉筆的崔文升。小黃門引進忠上去，叩了四個內相的頭。陳保問道：「唱的是你麼？」進忠道：「是孩子們斗膽胡亂哼了耍的，不知驚動諸位老爺，死罪！死罪！」王安道：「這何妨！如今萬歲爺與民同樂，咱們也在此看燈玩耍，聽得你們唱得好，故叫你們來唱個咱們聽聽，也是大家同樂。」進忠只得站在簷前，唱了幾個小曲。崔文升道：「果然唱得好，小的們說的不差。」內官們是一窩蜂的性子，一個說好，大家都說好。王安便叫小的們拿酒與他吃，隨即廊上擺下一桌齊整酒飯。先同來的個小黃門走上來，邀進忠到廊上，陪他吃了。進忠上去謝了賞，又取提琴過來，唱了套《弦索調》。陳保大喜道：「你又會《弦索》，唱得甚好。咱有幾個小孩子，明日煩你教導。」就叫拿坐兒，與他坐了好唱。進忠見他歡喜，又取提琴來，唱一套王西樓所作《閏元家》。詞道：

重開不夜天，再造長春境。復遊三市月，又看六街燈，連賀昇平。閏月今番盛，元宴兩度晴。錦模糊，世界重修；光燦爛，乾坤又整。滄海上，六龍飛，層層出現；碧天邊，雙鳳輦，往往巡行。喜新年更遇新時令，猜空詩謎，踏遍歌聲。醉翻豪俠，走困娉婷。飲不竭春酒繩繩，扮不了社火層層。平添上，錦重重五百座琥珀歌樓；再湧出，紅灼灼三千珊瑚寶井；又碾開，紫巍巍千里瑪瑙長城。前正後正，一年兩度元家盛。酒有情，詩添興，催逼得雪月風花不暫停，運轉豐亨到那元宴盛，張燈燎斷星河影。這元家連趕鼓敲殘玉漏聲，更倩取天上人間兩重歡慶。喜天清地寧，愛風清月明。這的是太平年，夜夜元宴四時景。

進忠唱罷，把四個內相引得□分歡喜，直飲到五更方散。

回到班房裡，一覺睡著，不知天曉，醒來時，紅日滿窗纔起來。陳保也著人來叫他到宅裡，賞了□兩銀子，喚出□二個小內官來學唱。都一齊拜過師父，每年束脩五□兩並四季衣服。進忠盡心教演，一二月間個個都可以唱得。陳保大喜，凡有酒席，都帶他一處坐。眾太監要他玩耍，都抬舉他起來，就如興時的姊妹一般，時刻都少不得他，賞賜甚多；又有鑽刺的送他禮物，身邊日漸饒裕。他平日本是揮灑慣了的，手筆依舊又大起來了。內裡大大小小都結交得歡喜，遇見宮人托他買東西，他便賠錢奉承，無一人不道他好，終日與眾內官一處行樂，吹彈歌舞的玩耍。

一日，飲至更深，王安道：「明日小爺出閣講書，要起早伺候，咱們早些歇了罷。」眾人起身，吩咐各門管事的俱要打掃潔淨，說畢各去安歇。次日黎明起來，只見天爭昏暗，北風凜冽，雖是二月初的天氣，北風甚緊，自覺嚴寒，冷不可當。門纔開，早已有太監領著校尉隨皇太子出閣，法駕伺候。進忠灑掃殿庭，同幾個小黃門到文華殿上，早已擺得□分齊整。但是：

東壁圖書，西園翰墨。黃扉初啟，晉耆碩以談經；紫閣宏開，分儒臣而入直。牙籤錦軸，盡是帝典王謨；寶笈琳函，滿座聖經賢傳。玉墀下師師濟濟，佩聲響處集夔龍；御座上穆穆皇皇，扇影開時瞻舜禹。一堂喜氣，果然吁咈都俞；萬國咸寧，不外均平格致。正是：聖德日新資啟沃，元良天縱賴熏陶。

御幾上燈燭輝煌，香煙馥鬱。孔子位前，金盤滿貯時新果品，清酒香茶，金爐內據著百和名香。有侍班官、引禮官、日講官、侍講官、東宮師保漸次而來。天氣極寒，各官都凍得臉上青紫色，一個個渾身抖顫，口噤難言，都擠在東廂房內避寒。

是日該是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郭正域值講，他卻後到，見殿上無火，也走到東廂房來，恰遇著文書房太監陳保也來值講。二人揖罷，郭公道：「如此天寒，殿上何以不設火？」陳保道：「舊例：春日講筵不設火。」郭公道：「禮因義起，物由時變，怎麼拘

得成例？似此寒極口噤，連話也難說，怎麼進講？」陳保道：「祖制誰敢變更？」郭公喝道：「胡說！若依祖制，仲春則當御羅絹，你怎麼還衣重裘？」陳保見他發話，就不別而去。郭公對各官道：「此等寒天，殿上無火，怎麼開講？無論太子為宗廟社稷之主，即我輩一介書生，荷蒙皇上知遇，得列師保，也非等閒；今面色都改，倘受寒威，有傷身體，豈尊師重道之意？」便叫階下校尉：「去各內官直房裡，看可有火，都去取來。」眾官見他說得有理，齊聲稱是，都各領校尉去搜火。少刻，就搜出二□多盆火來，擺在殿上。兩旁眾官圍定烤火，纔覺稍和。

過了一會，纔聞轆軸之聲，太子駕到。眾官出殿分班，打躬迎接。惟此日不跪班，亦尊師重道之意。太子到殿門首下鞦韆，兩邊引禮官引至先師位前行四拜禮，復引至御案前，從官排班行四拜禮。侍講官供書案，日講官進講章。太子道：「天氣嚴寒，諸位先生先各賜飲椒湯再開講。」只見王安同三個玉帶蟒衣的內臣，各捧椒湯一盤上殿，先進一碗御前，其餘各官一碗，都是跪奉。眾官接過立飲畢，謝過恩，始覺遍體溫暖。太子也飲畢。郭侍郎走近御案，先講《易經》復卦，辭理敷暢，解說明晰。眾官俱嘖嘖稱贊。仰窺聖容大能領略，忻忻有喜色。傳旨賜茶，眾官退入廡下，早擺下香茶點心，圍爐休息了一會。鴻臚寺喝禮，眾官復至，殿上班齊，翰林院官又進《論語》三章，太子反覆問難。講畢，郭侍郎道：「纔講的巧言亂德，何以就亂德？」太子道：「只是顛倒是非，移人視聽，故德被他亂了。」眾官叩頭謝講。謝畢，駕起，見龍袍下不過御一尋常狐裘耳，眾官皆稱其仁孝恭儉。各官送至殿門外，候駕起，方退入直房。少刻，內官傳旨：「如此天寒，皇太子講書不倦，力學可嘉，著賜衣幣羊酒，眾講官俱著賜宴。」眾官謝恩，飲食畢而散。正是：

儲聖臨軒受學頻，每從講《易》見天心。

他年仁德齊堯舜，皆賴儒臣啟沃深。

是日講延散後，時已過正，眾太監無事，纔來直房裡圍爐飲酒，禦寒休息。只見陳保默默無言，崔文升問道：「陳爺何事煩惱？叫小魏來唱曲解悶。」陳保道：「怎耐郭家那狗弟子孩兒，當面軒我，著實可惱！須尋個計策擺佈他纔好。」進忠在旁道：「要擺佈他何難。」崔文升道：「你也有些見識，可設個計兒來。」進忠道：「只須啟奏皇爺，說他當殿駁罵，故違祖制，無人臣禮。輕則斥逐，重則治罪。」陳保道：「有理。有理，明日咱們去面奏。」旁邊一個內侍道：「不可。」崔文升道：「怎麼不可？」內侍道：「早間就有人奏過，皇爺對中宮娘娘說：『郭正域頗識大體，通權變，有宰相纔。』中宮娘娘道：『既有相纔，何不就用他人閣？』皇爺說：『他是東宮的先生，就畝與孩子們用罷，讓他們君臣好一心。』」陳保大驚道：「真有這話麼？」內侍道：「孩子在中宮上早膳，親聽見的，怎敢說謊？」崔文升道：「他們一黨俱是執固的，小爺既然喜他，皇爺又要用他，若大用了他，非我等之福也。」眾人俱悶悶不樂。進忠道：「也不在乎一時，慢慢的尋他破綻也容易。」眾人依舊歡喜道：「有理。」這就是他日害東林的禍基。後人有詩道：

矯矯名臣正氣完，忠言直節鎮朝端。

誰知惡黨生奸計，冤慘人聞鼻也酸。

進忠終日同眾人行樂，不覺光陰迅速，轉眼風光又是一年。早已冬殘春至，又是除夕。但見：

殘臘收寒，三陽初轉，已換年華。東皇律管，迤邐到皇家。處處笙歌鼎沸，會佳宴坐列仙娃。花叢裡金嫩滿蒸，蘭麝煙斜。此景轉堪評，深意祝壽山福海增加。玉觥滿泛，且自醉流霞。幸有屠蘇美酒，銀瓶浸幾朵梅花。試看取，千悶爆竹，歲火交加。

是夕，眾內官有家者都回私宅度歲，有事的都在宮中執役。惟有進忠獨自無聊，思念母親存亡未保，奄子生死若何，心中悶悶不樂，倒在炕上感傷了一會，竟和衣睡去。猛聽得有人喚道：「快起來看門！」睜開眼，卻不見人，翻身又睡去了。少頃，忽又聽得有人叫道：「魏監！這是甚麼時候，你還睡麼，還不快去救駕！」猛然驚醒，跳起身來，冒冒失失的走出門來，也不見一些動靜，絕無人影。定了定神，帶上門去伙房裡討茶吃。

剛走下台基，只聽得宮門外兵乒劈撲之聲，忙出來看時，只見一條彪形大漢，手持一條粗棍亂打進來。進忠吃了一驚，要去懸阻他時，無奈手無器械，慌得倒退入來。那漢子隨後打來，進忠忙奔到儀仗架，拿了一把鉞斧，上前擋住。那漢子一棍打來，把手中鉞斧就如折蔥一般打做兩三截，手都震得疼，只得忙往殿上跑。那漢子也打到殿上來。進忠慌了，忙提到迎面擋眾來打他，雖沒有打得著他，卻也攔住那漢子的腳步。退了兩步，復又打上來。進忠沒處躲藏，那漢子早又打到身邊，急忙裡無處躲，只得提起一把交椅來抵他。那漢子的棍重，一棍來把椅子打得粉碎，卻是銅釘釘住了棍，急切難開。

二人你扯我拉，不肯放鬆。那漢子力大，進忠見勢頭不好，就連交椅用力一推，把那漢子推了一交，倒在地下。進忠正要去奪他的棍，那漢子早已跳起身來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外面來了四五個火者，拿著棍棒迎上來。那漢子便轉身迎敵。進忠忙抽身下殿，到班房裡。進忠便拿那棍子來，見眾人漸漸抵敵不住，便大叫道：「你們快去傳人，等我來拿此賊！」挺著棍迎上來。這一場好鬥，但見：

兩條龍競寶，一對虎爭餐。兩條龍競寶，萬千鱗甲總施張；一對虎爭餐，無數爪牙多快利。兩條龍競寶，翻翻覆覆，水晶宮擊碎珊瑚；一對虎爭餐，往往來來，摩天嶺驚傷兕豹。兩條龍競寶，為雲作雨助威靈；一對虎爭餐，撼樹搖林施猛烈。龍戰敗血見玄黃，虎爭傷精凝彈石。龍爭虎鬥難分解，競寶爭餐兩不降。

二人戰了多時，進忠原不會棍，況那漢子拼死的打來，他一人怎麼抵敵得住？正是聖天子百靈暗護。二人又鬥了一會，漸漸進忠又招架不住了。忽聽得外面喊聲大起，錦衣衛官校領著百餘人，手持兵器擁進宮來。那漢子見了，手慌腳亂，棍法也亂了，被進忠偷空一棍，打倒在地。眾校尉上前按住，捆起，押至午門外候旨。旨下，著法司嚴訊。

太子也□分危懼，即過乾清宮問安。閹宮人役俱帶著愁帽子，恐聖怒難測。縱然恩寬，監門人役少不得要問罪。傍晚，小爺回來下鞦韆，眾人見天顏和悅，王安喚隨身的小黃門來問。黃門道：「皇爺震怒，問『監門的在何處？卻容人打進來？』小爺伏地不敢回答。中宮娘娘道：『今日是除夕，想是有事去了，哥兒不要怕，回去將那不到的打他幾棍兒罷！那漢子著外官問來回話。』」皇爺道：『外人打進宮來，豈不驚壞了孩子？這人不必要說定該死了，只是監門的也該治罪。』」娘娘道：『那漢子敢於持棍打入禁城，定不是善良之輩，門上幾個人怎麼攔得住？哥兒起來，莫怕。』皇爺纔息了些怒，賜小爺坐，吃了茶，又說了半日話。小爺纔起身時，娘娘又吩咐道：『可傳與外官，叫他們速問了來說，不可亂扳平人。』」方纔放了心。早有中宮著女官賜酒與東宮壓驚，又宣溫旨慰勞。正是雷霆之下，不得聖母在內調停，不知要貽害多少人！東宮領旨，著王安柑不到的各打六□棍。進忠賞元寶二錠，並衣幣酒饌。眾人向進忠稱賀。

次日元旦，百官朝賀畢，又朝賀東宮。太子傳旨道：「昨奉母后懿旨，著法司速問擬回奏，不許亂扳平人。」法司領旨。過了初三日，即會同嚴審。元宴後題覆。審得罪犯張差，大興縣人，素患瘋顛，發時好持棍打人，四鄰皆受其害，每被奄子鎖禁在家。因除夕其奔有事，未曾防備，被他掙斷鐵繩，持棍逃出。不合打入皇城，誤闖進東宮，並無別情，亦無主使。

次日旨下，道：「張差雖係瘋顛，但持棍打入東宮，豈無一人見證。該法司再行嚴訊，毋得故縱，有傷國體。」法司奉旨，又題出張差來細審，加以重刑，便招出：「是勳戚鄭國泰、內相龐保、劉成主使，有三□六個頭兒，商議三四年了。欲托紅封教高一奎做龍華會，便於中舉事。」又說：「正月初二日封我為張真人，教令使棍。昨到黃花山撞見馬三，道：『李守纔、龐保、劉成俱說道：『來得好。』』遂同到石寺小庵內院吃茶，吩咐道：『明日去罷！只用你的名字，裡面老公便與你棍一條。』」次日離山，龐公公騎著馬，我跟他走到一個大宅子內，有劉公公與我飯吃，說：『你先衝一遭。』領我從厚載門入。又說：『你的力大，逢一個就打死他一個。闖進宮，若能夠打死太子，便與你地土，你就吃不了，穿不了，富貴受用，還有大好處哩。』還給我紅封印票，今現收著，他的人多哩。」眾官聽了，俱各面面相覷，不敢言語。令將張差收監，即到方從哲相公家，告以審問張差之事，將供詞呈上。

原來方相公是結連鄭貴妃的人，看畢，便屏退左右，將座兒移近，附耳說道：「此事有關宮禁，不可輕動。皇上護局，必不肯認這題目，豈不反與儲君不便？」四人計議了一會，方相公道：「且具疏要這兩太監出來質審，探探皇上之意，看可肯不肯，那時再處。」法司辭出，果題一本道：「張差招出太監龐保、劉成主使，乞發出二人對理。」本上，畝中不發。刑科又催一本，方下道：「張差既係瘋顛，何得妄扳太監。該部再嚴審，定擬具奏。」

法司見不發出二人來，又來與方相公計議。方相公道：「即此可知聖意，你們可速擬罪處決為妙。段將口詞刪改作瘋顛口氣具奏。」太子又傳令催：「速審結，毋得停畜滋事。」到後來訪得兩個太監，是鄭貴妃打死。法司不敢遲延，竟將張差擬了凌遲，其奄不行防守，擬流。本上去，奉旨依擬。

不日提出張差來，只見他以手拍地道：「你們同做的事，如今事敗了，他們都不問罪，只教我獨死。」監斬官那裡聽他，押赴市曹，典刑示眾。此後那些科道聞此風信，便你一本我一本，俱說張差擅敢打入東宮，必非瘋顛，定有主使之入，分明妖書、梃擊同一線索，無非欲謀害東宮。又有劾方相公故縱罪人，其中不無情弊。甚至詞中說皇上不慈愛。神宗見了，天威震怒，即刻傳齊文武大臣、九卿科道人乾清宮面諭。眾官齊集闕下，到巳牌時，司禮監傳百官進宮來。但見：

宮殿宏開紫氣高，風吹御樂透青宴。
雲移豹尾旌旗動，日射螭頭玉佩搖。
香霧細添宮柳綠，露珠微潤苑花嬌。
山呼舞蹈千官列，喜起賡歌一統朝。

其時神宗久不設朝，雖輔臣亦難得見。眾官此時得瞻天表，不勝之喜。眾官班齊，司禮監請皇上臨御。其時有慈聖皇太后之喪，幾筵未徹，只見皇上素服，立在幾筵東道，西向。皇太子並二皇孫立於幾筵西首，東向，稍下一肩。眾官行五拜三叩首禮。神宗面諭道：「張差之事，朕始而驚駭特甚。及法司奏係瘋顛，朕又著法司勘問，追他主使之入。後法司覆本道：『委係瘋顛，更無他故。』朕思此非美事，不可使聞於天下，故將張差速處決。昨科道官本上說：『妖書、梃擊同一線索。』妖書的事，空害了許多無軸，究竟沒有實據。朕因鑒前事，恐又妄扳，故著速結，科道等竟加朕以不慈之名，不肯深究。今太子並二孫俱在此，且太子素常仁孝恭儉，朕不勝愛惜。前日恐驚了他父子，隨即差人寬慰。中宮又宣來撫慰了幾次。二孫今皆成立，讀書寫字，日有進益，朕愛之如掌珠。今忽以此言加朕，使天下聞之，以朕為何如主！」遂執二孫手與眾臣看時，眾臣見二皇孫豐厚莊重，一個個是：

隱隱君王像，堂堂帝王容。
儀容多厚重，行動現真龍。

聖諭纔畢，忽班中一人面奏道：「父慈則子孝，乞陛下不必浮詞遮飾，惟祈真愛滂流，臣民均仰。」皇上聽了，天顏震怒，問：「是何人如此無理？」眾官看時，乃是山西道御史劉光復。旋命著緹騎拿下。其時錦衣衛官不敢入宮，沒人答應。天顏更怒，即著太監押赴工正司，重打問罪。這纔是：

詞組未能回日月，一身先已犯雷霆。
畢竟不知劉光復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